

· 读书札丛 ·

与天命有关的“沈(沉)”的训释及其折射的思想观念^{*}

赵 平 安

内容摘要: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向称难读,其中有一组描写天、天命、天畏等的字,写作“忱”“谌”“信”“僭”等形,自汉代以来,有多种训释,至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,严重影响对西周天命观的认识。本文结合新出土的古文献资料和传世本中的内证,从语言学、文献学等角度展开新的研究。指出与天、天命、天畏有关的“忱”“谌”“信”“僭”等字,记录的是同一个词,都应该读为“沈(沉)”,训为久稽、久滞、久淹,意即长久地停留,停留在某处不动。它反映了西周天命观的新进展。

关键词:《尚书》 《诗经》 出土文献 天命 “沈(沉)”

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文献中,有一组用来描写天、天命、天畏等的字,写作“忱”“谌”“信”“僭”等形,由于它是研究西周天命观转进的珍贵材料,向来备受重视。可是,自汉以来,有关训释相当混乱,不仅至今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,一些错误的训释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严重影响思想史的研究。本文拟结合近来一些新的发现,尝试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探讨,希望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。

—
《尚书·周书》中有“天棐忱辞”“越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“若天棐忱”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“清华简数术类文献整理研究”(22VJXG053)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价值挖掘与传承传播研究”(20&ZD309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等说法,见于下列各处^①:

1.《大诰》:“王曰:‘尔惟旧人,尔丕克远省,尔知宁〈文〉王若勤哉?天棐忱我成功所,予不敢不极卒宁〈文〉王图事,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。天棐忱辞,其考我民。予曷其不于前宁〈文〉人图功攸终?天亦惟用勤棐我民,若有疾,予曷敢不于前宁〈文〉人攸受休毕?’”

2.《大诰》:“王曰:‘呜呼!肆哉!尔庶邦君越尔御事。爽邦由哲,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。越天棐忱,尔时罔敢易法,矧今天降戾于周邦?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,尔亦不知天命不易?’”

3.《康诰》:“王曰:‘呜呼!小子封,恫瘝乃身,敬哉!天畏棐忱,民情大可见,小人难保。往尽乃心,无康好逸豫,乃其乂民。我闻曰:怨不在大,亦不在小;惠不惠,懋不懋。’”

4.《君奭》:“周公若曰:‘君奭,弗吊!天降丧于殷,殷既坠厥命,我有周既受。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。若天棐忱,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。’”

其中“忱”字,过去主要有两种训释,一种训为诚^②,表示诚信、信诚,当形容词讲;一种训为信^③,表示相信、信赖,当动词讲。第一种说法把“棐”训为辅,第二种说法把“棐”读为“匪”。

现在较少有人相信第一种说法,多数信从第二种说法。如果按照第二种训释,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直译就是天不可信、天畏(威)不可信。屈万里和何晋的说法颇有代表性。屈万里说:“天匪忱辞,意与《诗·大明》‘天难忱斯’相似,言天不可信赖也。”又说:“天威棐忱,意谓不可专信赖上天对殷之惩罚,而已不自奋勉也。”^④何晋则把“天棐忱辞”“天棐忱”解释为“谓天命无常,不可确知信靠”,把“天威棐忱”解释为“天威不可确

①本文所引《尚书》《诗经》文句,均据通行文本,参以己意断句标点。文中加“〈〉”的文字,为笔者斟酌文意添加。

②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2年,第257、259、273、350页。

③孙诒让:《尚书骈枝》,许嘉璐主编,雪克点校:《孙诒让全集·大戴礼记斠补(外四种)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第129页。

④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中西书局,2014年,第141、151页。按,原书无书名号,为笔者所加,全书同。

知信靠”^①。很明显,这样理解和周人敬天的思想和行为是相矛盾的。我们知道,商人奉帝为神,周人奉天为神,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帝的概念,又加进了天的概念,最终实现了天、帝的统一^②。周人认为,文王受有天命,他们终结商的统治,是秉承天意而为,周王自称天子、天君。“将天明威”(《周书·多士》)、“天命是将”(蔡侯申歌钟,《集成》^③1·00210)、“畏天命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、“严恭寅天命”(秦公镈,《集成》1·270;秦公簋,《集成》4·4315)是周人上上下下的基本遵循。《大诰》“已! 予惟小子,不敢替上帝命”,“替”字,莽诰作“僭”,魏三字石经作“僭”,即“僭”字;颜氏《汉书注》云:“僭,不信也。”段氏《撰异》谓作僭为长^④。周成王说不敢不信上帝命。在《尚书》文献里,说天、天威不可信,竟还出自周王、周公之口,确实有些匪夷所思^⑤。这种训释的矛盾,在同一篇文献里尤其突出。如《大诰》,周公从成就文武之业和遵从上天之命两个方面,反复劝告众邦国应该顺从天命和占卜,兴兵出征。《君奭》一篇,借周公之口,阐明君王若要不失天命,不出差错,惟在有贤臣佐助。这样的语境,出现“天不可信”的字眼,也太不和谐了。可能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,所以学者们在理解时比较灵活。屈万里和何晋比较忠实于字面,但也显示出灵活的趋向。

①何晋:《尚书新注》,中华书局,2022年,第324、327、344页。

②详参郭沫若: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》,商务印书馆,1936年;张桂光:《殷周“帝”“天”观念考索》,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84年第2期,第105—108页;朱凤瀚:《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4期,第191—211页;杜勇: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(增订本)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7年;王震中:《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》,《历史研究》2017年第5期,第4—10页。

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:《殷周金文集成》,中华书局,1984—1994年。本文简称“《集成》”。

④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第140页。

⑤徐难于指出:“释‘天棐忱’、‘天难谌’为怀疑,或否定上天的‘天不可信’、‘天难以信赖’,既有悖西周天命观的实际,且与文章显然不符。”(徐难于:《“天棐忱”辨析》,《文史》2001年第1辑,第34页)罗庆云指出:“‘天命无常,不可信’、‘天是不可信赖的’、‘天不可信赖’等,这个说法与《尚书》时代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协。”(罗庆云:《〈尚书〉“天棐忱”等疑难词句训解》,《武汉大学学报(人文科学版)》2010年第2期,第230页)

顾颉刚、刘起釪则更加灵活：把例1“天棐忱辞，其考我民”翻译为“老天爷并不是随便信任我个人的，它只是为了要安定我们人民的原故才有这样的表示的”；把例2“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”翻译为“他们都能认识上帝命令以及上天的不可无条件地依赖”；把例3“天畏棐忱，民情大可见”翻译为“老天的威严虽不可测，可是人民的安静动乱却是很容易见到的”；把例4“若天棐忱，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”翻译为“我也不敢以为可以安然信赖于天命，也不敢不长远敬念上天之威严与我下民”^①。例1的译文补了一个宾语，改变了信的对象，例3把“信”活译为“测”，例2在“信”前加了“无条件地”几个字，例4加了“安然”几个字。这么做显然是意识到了直译的不合理处。殊不知，改变信的对象，把“信”活译为“测”，在“信”前加“无条件地”和“安然”等字，曲解或过度理解文意，同样存在不合理处。看现在流行的各种《尚书》译文，多多少少都存在这类问题。

由于以前两种说法都有不合理的地方，所以近年又出现了新的说法。有学者从古人对信的理解出发，认为“忱”应释为“专一不变、恒常不变”，“天棐忱”意思就是“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”^②。说天或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，即是说天不专一，多变，就像古代婚姻的负心主题一样，仍然是一种贬义的说法。事实上，周人宣扬的是“肆惟王其疾敬德，王其德之，用祈天永命”、“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”、“我非敢勤，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”（《周书·召诰》），“非天庸释有夏”“非天庸释有殷”（《周书·多方》），“非天不中，惟人在命”（《周书·吕刑》）。周人主要不是怨天，而是尤人。《周书·酒诰》“天非虐，惟民自速辜”就是这种认识的写照。西周时期，“即便上层统治者已然揭示出‘敬天保民’的观念，但他们笃信天命，宣扬天命、利用天命，又以占卜而探测天命的做法，与殷人并无二致”^③；即便到了春秋时期，“敬天命、保人事的西周传统依然存留，战国时期的德政观念与之一脉相承，成为此后大一统王朝意识形态

^① 顾颉刚、刘起釪：《尚书校释译论》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，第1283、1284、1359、1593页。

^② 罗庆云：《〈尚书〉“天棐忱”等疑难词句训解》，《武汉大学学报（人文科学版）》2010年第2期，第231页。

^③ 罗新慧：《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2年第5期，第12页。

的直接来源之一”^①。还有学者把“忱”训为“沉溺”^②,但并无论证,纯属猜测。另有学者不讲具体的训诂,只作整体的把握,有的说:“‘天命匪谌’者(《大诰》‘天棐忱辞’,《大明》‘天难谌斯’,皆与此同义。孙说),言天命时依人事而变易,不可常赖,故曰‘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’也。”^③还有的说:“可见,周人反复强调‘天不可信’,并不是说不相信天命抑或否定天命,而在于警告和激励周人不要消极地一味信赖天命,安于天命,放弃人在保持天命上的主观努力,最终使‘天不庸释(舍去)于文王受命’。”^④甚至还有学者把“天棐忱”解释为“天辅忱”,认为“凡上副天心,下顺民意之举皆可谓‘忱’”;把“天难谌”解释为“上天难以取信”,把“天不可信”解释为“上天不可取信”^⑤。这些理解当然是有道理的,可是并没有解决“信”等字的训诂问题,终不能令人信服。

“忱”字的早期形态和用法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,我们认为,这个“忱”字应该读为“沈(沉)”。

清华简第五辑《厚父》篇第9号简:“天命不可濁,斯民心难测。”我们在作注时说:“此字右边形体近‘恩’,可隶作‘濁’,读为‘撞’,指冲撞。也可能是‘法’的讹字,‘法’常读为‘废’。《书·大诰》‘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’,孔传:‘不敢废天命。’一说下句‘斯’字从上读,为句末语气词。”^⑥其中“一说”是采纳马楠的意见。她在本辑整理报告读书会上发言说:“此处将‘斯’字上属为句,如《诗·大明》‘天难忱斯’。濁读为聪,《兔爰》毛传‘闻也’,《说文》‘察也’,谓天命不可知晓察觉。‘天难忱斯’,谓天命不诚,亦以‘斯’为句末语气词。”同样是在这个读书会上,程浩则把《厚父》濁字与《祭公之顾命》联系起来,提出:“简文中原释为‘濁’的字‘𠁧’,与《祭公之顾命》简15‘𠁧’,字形体略同。《祭公之顾命》中的这个字第一册整理报告隶作‘沁’,训为‘终’,合于传本《祭公》所用

①罗新慧:《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20年第12期,第99页。

②子居:《清华简〈厚父〉解析》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,2015年4月27日。

③傅斯年:《性命古训辨证》,九州出版社,2022年,第102页。

④杜勇:《〈尚书〉周初八诰研究(增订本)》,第204页。

⑤徐难于:《“天棐忱”辨析》,《文史》2001年第1辑,第31、34页。

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伍)》,中西书局,2015年,第114页。

的‘毕’义。如果我们将《厚父》中的这个字也理解为‘终结’、‘废止’，那么简文这句作‘天命不可终(废)’就很通顺了。”^①现在看来，马楠把“斯”字属上读，程浩把《厚父》“沁”字与《祭公之顾命》“沁”字联系起来，很可能正确的。《厚父》篇第9号简应断句为：“天命不可沁斯，民心难测。”沁和沁不仅古音相近(一在东部清母，一在侵部清母，声母相同，东侵两部关系密切^②)，字义也有相同的地方，可以看作广义的异体字的关系。结合沁、沁的形音关系来看，《厚父》中~~沁~~之类的写法，很可能是《祭公之顾命》中~~沁~~之类的写法有意识地改造声符或变形音化的结果^③。

与《厚父》同期发表的《封许之命》，其中第4简释文曰：“□□舍(余)孚=(小子)，舍(余)隹(惟)疆(申)攷=(文王)明型(刑)，非敢鬯(荒)甸(怠)，戇(畏)天之非恤(忧)，册羞折人，甚(审)民之若不(否)。”^④恤作~~恤~~，从两水从心构形。

清华简第九辑《迺命二》第9号简有“天命非懶(忧)，昌唯宜惠(德)”一语，句中懶字作~~懶~~，是一个从两水恩声的形声字，整理报告注释将该字作为“湛(沈)”的异体，读为“忧”^⑤。清华简第十辑《四告》简34-35文曰：“余少(小)子未得德之行，余鬼(畏)乍(作)攷(文王)羞(羞)，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读书会：《清华简第五册整理报告补正》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，2015年4月8日。

②关于东侵两部的关系，学界有不同的看法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现在发现的东侵两部通假、合韵的实例越来越多，显示两部关系密切(详参陈剑：《释“琮”及相关诸字》，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》，线装书局，2007年，第273—316页；姚建伟：《古音“东”“冬”“侵”分部再证》，《怀化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2期，第64—67页)。原来为侵部字，后来用东部字替代的也有实例。如《尚书·尧典》“钦明文思安安”，《后汉书·陈宠传》李注引《尚书纬·考灵耀》“钦明”作“聪明”。《书序》曰：“昔在帝尧，聪明文思。”《泰山刻石文》曰：“昔在帝尧，聪明蜜微。”皮锡瑞《今文尚书考证》以“聪”为“钦”之异文(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齐鲁书社，1989年，第24页)。“心”声变为“恩”声情况与之相似。或与侵部字的分化有关。

③赵平安：《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》，《文字·文献·古史——赵平安自选集》，中西书局，2017年，第93—114页。刘钊：《古文字构形学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09—117页。

④贾连翔：《〈封许之命〉缀补及相关问题探研》，《出土文献》2020年第3期，第14页。

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黄德宽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玖)》，中西书局，2019年，第176页。

用克自甚=(谌,谌)鄧(懿)朕心之才(在)茲服,戩(畏)天非沴(谌),弗乏攷(文王)若彝德,用曷(勾)安静心……”，整理报告隶作“沴”，读为“谌”^①。“谌”是“忱”的异文。

黄德宽曾把楚简从水从禾的字释为“湛(沈)”^②，后又把清华简《厚父》澔和《迺命二》澔统统释为“湛(沈)”^③。把澔、澔看作沈(沉)的广义的异体字，是很正确的意见^④。如果着眼于古文字实际，并从狭义的定义出发，沁、沴、澔、澔、沈的字际关系可以表述如下：沁或作沴，繁简两体声符改造或变形音化为澔或澔，假借为沈(沉)。在沉没这个意义上，沈是本字，沁、沴、澔、澔都是借字，湛也应该看作沈的借字。由于沁、沴、澔、澔、湛等字与沈(沉)古音很近^⑤，又同从水旁，在形声字占据主流的时代，当借来表示“沈(沉)”时，也很容易被人当作本字。

《厚父》《封许之命》《迺命二》中的“沈(沉)”，都与天或天命相关。除此之外，也还有一些一般用法的“沈(沉)”^⑥。总之，在战国出土文献中，用沁、沴、澔、澔等表示“沈(沉)”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。

清华简《祭公之顾命》简 13-14：“於(鸣)虎(呼)，天子，蓝(监)于蹠(夏)商之既敗(败)，不(丕)则亡，遗遂(后)，至于万啻=(亿)年=，参舒(叙)之。既沁，乃又(有)顙(履)宗，不(丕)隹(惟)文武之由。”末句今本作：“既毕，丕乃有利宗，丕维文王由之。”整理者注释为：“沁，清母侵部，

^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黄德宽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拾)》，中西书局，2020 年，第 120 页。“沴”字，整理者隶定为“𢂔”，本文统一隶定为“沴”。

^②黄德宽：《释新出战国楚简中的“湛”字》，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8 年第 1 期，第 49—52 页。

^③黄德宽：《清华简新见“湛(沈)”字说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0 年第 1 期，第 35—38 页。

^④关于此字的详细梳理，详参侯建科：《楚文字疑难字考释史研究》第四章，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贾连翔指导)，2022 年。

^⑤关于“甚”“𠂇”两系字的语音关系，详参张富海：《“𠂇”“甚”的谐声类及相关古文字释读》，《管子研究》2023 年 4 期，第 121—128 页。

^⑥详参黄德宽：《清华简新见“湛(沈)”字说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20 年第 1 期，第 35—38 页；侯建科：《楚文字疑难字考释史研究》第四章，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22 年。

疑读为匣母侵部之‘咸’，训为‘终’。既沁，今本作‘既毕’。”^①孔晁云：“既终之则有利于宗，皆由文武之德也。”^②把沁读为咸固然可通，但从用字习惯看，把沁读为沈（沉）可能更好^③，读为沈（沉），也可以和异文毕联系起来。沈（沉）有沉没、灭绝、消失的意思，如《庄子·人间世》“散木也！以为舟则沈”^④，《新序·杂事三》“然则荆轲之沉七族，要离燔妻子，岂足为大王道哉”^⑤。沉没、灭绝、消失的意思，和毕（完毕、结束）是相通的。传本用“毕”，用字不同，属于同义替换。

战国时期出土文献中与“忱”相对应的字作“沈”，而且可以表示毕的意思，这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
既然战国时期有忱写作沈的用字习惯，而且可以表示毕的意思，也许应该把忱还原为沈字，围绕毕一类的意思来解释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^⑥。

我们知道，沈（沉）的本义是没入水中^⑦，沉没。由此本义，可以引申出伏、止、滞的意思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“气不沈滞，而亦不散越”，韦昭注：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，李学勤主编：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中西书局，2010年，第174、177页。

②黄怀信、张懋镕、田旭东撰，黄怀信修订，李学勤审定：《逸周书汇校集注（修订本）》卷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935页。

③李松儒把《祭公之顾命》第19简的所谓没字和第15简的沁字联系起来，认为都应释为沁（参看《清华简〈祭公之顾命〉研读札记》一文下的评论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，2011年1月5日），可能是正确的意见。

④钟书林校点：《庄子》卷二，辽海出版社，2025年，第91页。

⑤刘向著，马世年译注：《新序》卷三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，第186页。

⑥本文完成以后，曾呈程浩审阅，蒙他惠赐大作《清华简校读琐记》。在第七则中，他已指出：“从新材料中的‘沈’字均从水来看，旧训皆未达其义。‘非’‘棐’等应以‘匪’为本字，而‘匪’常可用为语助词，训为‘彼’。‘忱’‘谌’‘湛’的本字都是‘沈’，意思是沉没。‘天之棐沈’，即天命的沉沦，乃是周人由殷商鼎革总结出的经验教训。周人常对天之大命易于被转改而感叹，因而反复强调要对天命有特别地敬畏，即‘畏天之棐沈’。”（《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》第13辑，巴蜀书社，2021年，第71页）已开启新释之旅。他指出“‘忱’‘谌’‘湛’的本字都是‘沈’”，已先得我心，是很重要的贡献。

⑦《古代汉语词典》编写组编：《古代汉语词典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98年，第174—175页。

“沈,伏也。”①《玉篇·水部》:“沈,止也。”②《国语·周语下》“为之六间,以扬沈伏,而黜散越也”,韦昭注:“沈,滞也。”③复音词沈(沉)没(《隶释·汉李翕析里桥廊阁颂》)、沈(沉)伏(《国语·周语下》)、沈(沉)滞(《楚辞·九辨》)都是单音同义或近义词类聚的结果。伏、滞、止,在止的意义上是相通的。

“沈(沉)——深——久——止”这一引申过程,正好和它的反义词浮相对,浮经历了“浮——浅——短暂——不定”的引申过程④,沈(沉)可以表示长久停留,浮可以表示短暂不定。反义词的引申路径是可以互证的。

如孙诒让所说,棐是匪、非的通假字,可以翻译为不、不会。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在介绍副词匪的第三种用法时说:“与动词、形容词性成分连用,构成谓语,表示不实施某一动作行为,或者不出现某种情状。可译为‘不’。”⑤在介绍非的第六种用法时说:“常与动词、形容词成分连用,构成谓语,表示否认某种性状、某一行为的存在或发生。可译为‘不’、‘不是’、‘不会’、‘不需要’等。”⑥忱读为沈(沉),训为久稽、久淹、久滞⑦。“天非忱”或“天威非忱”,是说天或天威不或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。“天命不可忱斯”,是说天命不可能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“可”声转为堪,有能的意思⑧。

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和西周金文中有集字,多言天命止集。如《周书·顾命》“昔君文王、武王宣重光,奠丽陈教,则肆肆不违,用克达殷集大命”,“用克达殷集大命”是说文王、武王能够致殷所止集的大命。《周书·文侯之命》:“惟时上帝,集厥命于文王”,“集厥命于文王”是说上帝把天命

①徐元诰撰,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:《国语集解》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93页。

②吕朋林:《玉篇今注》卷十九,学苑出版社,2019年,第2386页。

③徐元诰撰,王树民、沈长云点校:《国语集解》,第118页。

④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:《汉语大词典(缩印本)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7年,第3258—3259页。

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: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商务印书馆,1999年,第151页。

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: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第138页。

⑦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:《汉语大字典(缩印本)》,湖北辞书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2年,第660—661页。

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:《古代汉语虚词词典》,第326页。

止集在文王身上。《周书·君奭》“君奭，在昔上帝，割申劝宁〈文〉王之德，其集大命于厥躬”，“其集大命于厥躬”是说上帝把天命止集在文王身上。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“天监在下，有命既集。文王初载，天作之合”，也是说上天把天命止集于文王^①。西周金文毛公鼎(《集成》5·2841)“唯天将集厥命”，是说天将止集大命。西周册命金文中常见“申就乃命”，这个命虽然不是天命是王命，但也是止集的意思，“申就乃命”就是重新把对你的册命止集在你的身上。这是世袭过程中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仪式。天命可以止集，受命者可以止集在大命上，天可以把大命止集在受命者身上，这是周人的共同认识。

不过，沈(沉)表示止集和集不同。集的主语是受命者或授命者，沈(沉)的主语是天、天威或天命。集表示一般的止集，沈(沉)的止集程度深，这是由沈(沉)的表示久稽、久淹、久滞的意思决定的。巧合的是，说天命久稽、久淹、久滞，见于后世的文献。如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尚书令桓阶等奏曰：“今汉使音奉玺书到，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，神器不可渎。”^②又引相国华歆、太尉贾诩、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：“天命不可久稽，民望不可久违，臣等惶惶，不胜大愿。”^③《宋书·武帝本纪下》告天策曰：“是以群公卿士，亿兆夷人，佥曰皇灵降鉴于上，晋朝款诚于下，天命不可以久淹，宸极不可以暂旷。”^④这些例子都是说天命来了，受天命的人应该积极响应，不能拖延——不能长久地或永久地搁置，这是就受天命者的态度和作为而言的。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则是说天、天威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——不会长久地或永久地停留不变，是就天、天威的自然特性而言的。六朝及以后人对天、天威、天命的认识和西周其实是一贯的、相通的。

“沈(沉)”还可以引申出表示深、久的意思^⑤。它的这个意义在同源分化过程中顽强地保留着。如殸表示击有“深击”(《广韵》)的意思，耽表示乐有“过乐”(《周书·无逸》)的意思，靁表示阴有“久阴”(《说文·雨部》)的意思，因此“沈(沉)”所表达的伏、滞、止，也可以包含深、久的意思。这样看来，把与天、天命、天威等有关的忱读为沈(沉)，训为久稽、

①赵平安：《达字新证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23年第4期，第71页。

②陈寿：《三国志》卷二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71页。

③陈寿：《三国志》卷二，第73页。

④沈约：《宋书》卷三，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第52页。

⑤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：《汉语大字典(缩印本)》，第660—661页。

久滞、久淹,从词义发展的角度看,是很自然的。

事实上,今本《尚书》中还有“忱”用为“沈(沉)”的例子,只是不为人注意而已。《商书·盘庚中》“尔忱不属,惟胥以沈”,“忱”字,俞樾以为“沈”之误字^①。何晋训“忱”为“沉没”,认为“尔忱不属”的意思是“汝舟沉没,无物连属可援引而救”^②。《盘庚中》“今予将试以汝迁,安定厥邦,汝不忧朕心之攸困,乃咸大不宣乃心,钦念以忱动予一人”,过去对“乃咸大不宣乃心,钦念以忱动予一人”的断句注解都有问题,多不可通^③。实际上,“忱动”就是沉动,是深动的意思。“钦念”即敬念,和“忱动”都是偏正结构,“以”相当于而,连接两个动词。“咸大不”是“宣乃心”和“钦念以忱动予一人”的共用成分,大意是说你们大多不宣通你们的心,不敬念和深刻影响我。《周书·立政》“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”,蔡沈注曰:“‘忱恂’者,诚信而非轻信也。”^④恂,信,忱恂即沉恂,深信的意思。《孔传》把“忱恂”解释为诚信^⑤,大概是受到《毛传》的影响。《说文》把“忱”次于“恂”后,很可能受到《毛传》和《孔传》的双重影响。四十二年述鼎(《文物》2003年第6期)有“肆余作汝湫询”一语,先是单育辰释出湫,把“湫询”读为“参询”,解释为参谋、咨议^⑥,后来蔡伟把“湫询”和《立政》“忱恂”联系起来,解释为“诚信(之人/事)”^⑦。他们的考释,证实了“忱恂”的忱本作沈。不过两处用法略有不同,《立政》里作动词,四十二年述鼎作名词。“肆余作汝湫询”中“作汝湫询”句式与《四告》中的“作文王羞”相似,属于为动用法,意即因此我给你营造深切的信任,说白了就是因此我给与你深切的信任。《多方》“尔曷不忧裕之于尔多方”,“忧裕”即沉裕,句意为你为什么不致力于对多方行宽裕之道?清华简《摄命》简30-31“女(汝)母(毋)弗敬,甚谷(欲)女(汝)宠乃服,弗为我一人頤

^①俞樾:《群经平议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9页。

^②何晋:《尚书新注》,第208页。

^③王世舜:《尚书译注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2年,第92页。

^④蔡沈注,钱宗武、钱忠弼整理:《书集传》,凤凰出版社,2010年,第217页。

^⑤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第379页。

^⑥单育辰:《四十二年述鼎“湫”字考》,《文史》2023年第1期,第241—248页。

^⑦蔡伟:《试说〈四十二年述鼎〉之“忱恂”》,《古文献丛札(上)》,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,2022年,第211—212页。有关信息蒙苏建洲、李聪先生提示,谨此致谢。

(羞)”^①,其中“谷”字,吴毅强读为裕^②,可从。颇疑“甚谷”和《多方》“忱裕”是一个词,也应理解为沉裕。《多方》“多士,尔不克劝忱我命,尔亦则惟不克享,凡民惟曰不享”,“忱我命”即沉我命,等于说沉止于或沉集于我命。《多方》“尔乃自作不典,图忱于正”,“正”与《逸周书·祭公》“昔在先王,我亦维丕(不)以我辟险(陷)于难,不失于正,我亦以免没我世”相当。“图忱于正”,即图沉于正,图谋止集于正。《盘庚》“盖殷末人或西周时宋人追述古事之作也”^③,《立政》《多方》,书序以为周初所作^④;《祭公》,旧以为周穆王时作品^⑤。这些西周中期以前的作品,底色是西周的,但在传流的过程中,会打上后世的色彩。其中“忱”字,传本用为沈(沉),也许可以看作战国时期用字习惯的孑遗。

二

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:“明明在下,赫赫在上。天难忱斯,不易维王。天位殷适,使不挟四方。”《毛诗序》:“《大明》,文王有明德,故天复命武王也。”“忱”,《毛诗》:“信也。”^⑥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作“谌”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十引作“訛”。《集疏》:“《鲁》《齐》,忱作谌。《韩》,作訛。”^⑦其中“忱”字,也应该读为沈(沉)。“天难忱斯,不易维王”是说天命难以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为王不容易。

《周书·君奭》“不知天命不易,天难谌,乃其坠命”,《孔传》:“天命不易,天难信,无德者乃其坠失王命。”^⑧“天难信”和“无德者乃其坠失王命”,这种因果关系很不好理解。“谌”应读为沈(沉)。这句是说不知道天命不容易,天难以久稽、久淹、久滞,因而坠失天命。

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捌)》,中西书局,2018年,第112页。

②吴毅强:《清华简〈摄命〉字词补论》,曹锦炎主编: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西湖论坛(2021)论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2年,第83—86页。

③屈万里著,李伟泰、周凤五校:《尚书集释》,第82页。

④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第366、378页。

⑤黄怀信、张懋鎔、田旭东撰,黄怀信修订,李学勤审定:《逸周书汇校集注(修订本)》卷八,第923—924页。

⑥毛亨传、郑玄笺、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毛诗》,第632—633页。

⑦转引自向熹编:《诗经词典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6年,第42页。

⑧孔安国传,陆德明音义: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,第351页。

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：“荡荡上帝，下民之辟。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《毛诗序》：“《荡》，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。厉王无道，天下荡荡，无纲纪文章，故作是诗也。”^①“荡荡上帝”“疾威上帝”，结构犹“不吊昊天”，“荡荡”“疾威”不是指天，而是指“下民之辟”——周厉王。“谌”，《毛传》：“诚也。”^②孔光《日蚀对》：“又曰‘天棐谌辞’，言有诚道，天辅之也。”^③《风俗通义·十反》：“《书》曰：‘天威棐谌’，言天德辅诚也。”^④《尚书》“天棐忱辞”，《日蚀对》引作“天棐谌辞”，《尚书》“天畏棐忱”，《风俗通义》引作“天威棐谌”。“忱”写作“谌”。谌也应读为沈(沉)。“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”，是说天生众民，天命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。

《周书·君奭》：“又曰：‘天不可信，我道惟宁〈文〉王德延，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。’”《孔传》：“无德去之，是天不可信。故我以道惟安宁王之德，谋欲延久。”^⑤“无德去之，是天不可信”，情理上、逻辑上都不好理解。“信”应读为沈(沉)^⑥。信，真部心母，沉，侵部定母，真侵两部合韵通假、定心两纽通转的材料都比较多^⑦，古音较近，应可以通假。马宗霍对尤、甚、信之间的语音关系有过简要的说明：“尤声古音在谈部，甚声古音在侵部，侵谈可以旁转。信声古音在真部，《方言》谓信曰訛者，是为真谈之转，则隔轴之变声也。”^⑧沈(沉)表示久稽、久淹、久滞，“庸释，古成语，谓舍弃之意”^⑨。句意是说天不会久稽、久淹、久滞，我惟延续文王之德行，

①毛亨传，郑玄笺，陆德明音义：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毛诗》，第733—734页。

②毛亨传，郑玄笺，陆德明音义：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毛诗》，第734页。

③转引自班固：《汉书》卷八一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3360页。

④应劭撰，王利器校注：《风俗通义校注》卷五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255页。

⑤孔安国传，陆德明音义：《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·尚书》，第351页。

⑥赵彤和石小力在看过本文后，对信、沈的关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。赵彤认为，《说文》古文信从言从心作，字形与战国文字中用为沈的字相似，《尚书·君奭》中的“信”也可能是“沈”的讹字。石小力则认为，《君奭》的“信”字，可能是“沈”字同义换读的结果。考虑到信、沈相通音理上尚有障碍，先秦时代还找不到两系字直接相通的证据，两位先生提出的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。

⑦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第74—107、228—247页。黄焯：《古今声类通转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188—189、218—219页。

⑧马宗霍：《说文解字引方言考》卷一，科学出版社，1959年，第21页。

⑨杨筠如著，黄怀信标校：《尚书覈诂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290页。

天才会不舍弃文王所受命。

《周书·大诰》“肆朕诞以尔东征，天命不僭，卜陈惟若兹”中“天命不僭”，《汉书·翟义传》引莽诰作“命不僭差”^①，历代注家多参考莽诰来理解注释。这里的“僭”（侵部精母）也应该读为沉，“天命不沉”与前文“越天棐忱”相呼应。句意是说因此我率领你们东征，天命不会久稽呀，占卜的结果如此。

《周书·康诰》：“王曰：‘呜呼！封，敬哉！无作怨，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，丕则敏德，用康乃心，顾乃德，远乃猷，裕乃以民宁，不汝瑕殄。’”这里的“时忱”，结合下文“王曰：‘呜呼！肆汝小子封！惟命不于常，汝念哉！无我殄享，明乃服命，高乃听，用康乂民’”来看，“忱”当指天命而言，应读为沉，特指天命的止集。

三

目前来看，先秦时期，出土古文字资料还没有出现“忱”字，《二十二子》也未见忱字，《十三经》只见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。《尚书》13例，《诗经》仅1例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中的“忱”字，显然是后来窜改的结果。其与天命有关的表述，像《大诰》《康诰》《君奭》《大雅·大明》，都是明确的西周早期文献，《大雅·荡》是西周晚期的文献，《厚父》一般认为是西周文献，有早期、中期、晚期等不同说法^②，《封许之命》是成王时文献^③，《四告》主体属于西周时期的文献^④，《迺命》的成书年代不太确定。考虑到这类说法多见于西周早期，早期的说法后世可以沿用，基本可以判定这些属于西周早期的说法。屈万里曾说：“天难谌，与前文之‘若天棐忱’，《大诰》之‘天棐忱辞’，《诗·大明》之‘天难忱斯’，语意相同，盖周初常语也。”^⑤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。它的本字是沈（沉），表示的是久稽、久滞、久淹的意思，句意是不会长久地停留，不会停留在一处。它反映了西周早期的天

①班固：《汉书》卷八四，第3434页。

②赵平安：《〈厚父〉的性质及其蕴含的夏代历史文化》，《文物》2014年第12期，第81—84页。程浩：《有为言之：先秦“书”类文献的源与流》，中华书局，2021年，第195—199页。

③程浩：《〈封许之命〉与册命“书”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6年第1期，第4—6页。

④赵平安：《清华简〈四告〉的文本形态及其意义》，《文物》2020年第9期，第72—76页。

⑤屈万里著，李伟泰、周凤五校：《尚书集释》，第208页。

命观。

1. 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反映了西周天命观的发展。

周人认为,天命是发展变化的。天道具有客观性,它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和规律,不会永远停止不前,相反,由于人间状况的变化,它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。在天人关系中,天具有客观性,主动性。人在天人关系中居于被支配地位,弱势地位。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天的加持,否则就会被抛弃。天道的这种客观性,可以看作是荀子“天行有常”的思想源头。

《荀子·天论》曰: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,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;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;循道而不贰,则天不能祸。”^①西周初年强调天人合一、天人互动、人制于天,而荀子强调天人分离、人天互动、制天命而用之。它们在强调天道的强大和客观性,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^②。从《尚书》《诗经》到《荀子》,天人的论述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。

2. 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是对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的回应。

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:“西伯既戡黎,祖伊恐,奔告于王。曰:‘天子!天既讫我殷命。格人元龟,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后人,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,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,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弗欲丧,曰:天曷不降威?大命不摶,今王其如台?’王曰:‘呜呼!我生不有命在天?’祖伊反曰:‘呜呼!乃罪多参在上,乃能责命于天。殷之即丧,指乃功,不无戮于尔邦!’”商纣王的话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,代表商人的普遍心理。而祖伊的话,则代表少数商代精英的思想。他们的想法和周人其实是一致的。《西伯戡黎》其实可以看作周初周人的作品。只是假托祖伊和商纣的对话来实现而已。这样表达周人的思想,比周人自己说出来更有说服力。这样看来,《西伯戡黎》放在《周书》里也许更合适。周人推翻殷商,为了说服商人,强调他们对天命取得的新的认识,天命是发展变化的,不可能永久止集在一处,商人失去天命,咎由自取,再正常不过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,是击垮商人心理防线的有力武器。

①杨倞注,王先谦集解:《荀子集解》卷十一,齐鲁书社,2024年,第439页。

②傅斯年把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的这一思想归纳为“人定胜天”说(傅斯年:《性命古训辨证》,第102页),有一定道理。

3. 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是为周人取代商人提供理论支撑。

周原是商的属国。周文王不仅臣服于商,而且对商极其恭敬^①。周人要推翻商朝,首先要接受天命,带领周人和与国,消灭商人的武装。但是,要说服自己,让自己心理过得去,同时说服友邦,说服殷遗民,必须有自己独到的理论成果。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,就是理论成果之一。毫无疑问,这种认识在周初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。比起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的“天命靡常”和《周书·康诰》的“惟命不于常”来,它是前进了一步的。“天命靡常”“惟命不于常”,只是说天命不会不变,而“天棐忱”“天畏棐忱”,是说天命不会长久止集一处,是对天命更清晰更准确的认识,是周人关于商周革命和治国安邦的重要理论。伪古文尚书《咸有一德》“天难谌,命靡常”,把“天难谌”和“命靡常”联系等同起来,显然是基于汉以后人的理解。清华简《尹告》,整理报告以为即《缁衣》所引《尹吉》,郑玄注《礼记》云“尹吉”为“尹诰”之误,即孔壁古文《咸有一德》^②。清华简《咸有一德》并无“天难谌,命靡常”字样,足见伪古文《咸有一德》系后人伪作,伪造时参考了与传本《尚书》有关的内容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平安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。研究方向:古文字与出土文献。

^①赵平安:《“文王受命惟中身”新解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9辑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584—587页。

^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,李学勤主编: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,第132—134页。